



第七辑

第七组
M 45.69128
86 895 9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寿光县委员会

目 录

巾幗英雄·····	栗在山 (1)
回忆泊头子红枪会·····	张永生、张永曾 (8)
日军侵占寿境见闻·····	王耀臣 (30)
回忆寿光县乡农学校·····	尹龄轩等 (71)
回忆抗战初期的几件事·····	丁岚生 (88)
森本认父的真象 ·····	政协文案科 (106)
建国前寿光盐业 ·····	秦官欣 (122)
寿光民间灯舞《月宫图》 ·····	王培义 (173)
《武冠齐鲁》 ·····	伦秀桂 (179)
“医疗大使”刘芳仪 ·····	王寿春 (203)
牛头镇县立抗日高级小学 ·····	马波涛 (220)
历史上寿光蝗虫的发生及防治 ·····	魏凤彩 (235)
明清科举知识 ·····	政协文案科 (254)
年龄的古称 ·····	政协文案科 (262)
更正与补充 ·····	(263)

巾 帼 英 雄

——怀念陈少敏同志

栗在山

陈少敏同志离开我们整整10年了。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悼念这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巾帼英雄。

陈少敏同志是山东寿光县人，1902年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1927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历任寿光县共青团妇女部长，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豫西特委书记，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新四军第五师前身）政治委员，鄂中、豫鄂边区党委书记、副书记，中原中央局组织部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中央委员，三届人大常委，二届政协常委。1977年12月14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5岁。

陈少敏同志一生经历了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时期的光辉战斗历程。特

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她同李先念、陶铸、朱理治、任质斌、刘少卿等同志一起，在创建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和创建新四军第五师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豫鄂边人民群众中，把陈大姐传扬为“不爱红装爱武装”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

我是1938年春认识陈少敏同志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徐州沦陷前，她从武汉长江局来河南省委，那时她才30岁，高高的个子，穿一身咖啡色的女便服，容态端庄，落落大方。我们安排她住在开封火车站附近一个旅店里，因日寇飞机袭扰，仅住了两三天即到洛阳去巡视工作，后任豫西特委书记。6月初省委机关转移到确山竹沟时，陈大姐即到竹沟，任省委组织部长。次年3月中旬刘少奇同志回延安前，找陈少敏同志说：“大姐，钱瑛同志的工作，中央另有安排，你到鄂中去做任区党委书记，怎样？”她满面笑容地回答说：“我服从组织安排，要到鄂中敌后去打日本，很好嘛！”经过短暂的准备，4月30日，即带我们一批干部和一个连的武装，从竹沟出发，经信阳四望山、

应山肖家店、寿山等地向敌后挺进，在湖北安陆、孝感交界地区的赵家棚与李先念同志会合，在这里正式宣布建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同志任司令员，陈少敏同志任政治委员。从此，陈少敏同志就开始主持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和直接参与领导豫鄂边区的武装斗争。

日寇占领武汉、宜昌、信阳以后，广大沦陷区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惨遭日伪军汉奸的烧杀蹂躏，迫切期望我党领导他们抗日，希望八路军、新四军打击日伪军，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此形势下，李先念、陈少敏同志等来到鄂中安陆、京山交界处的养马畈，于6月6日召开鄂中区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决定高举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积极向沦陷区挺进，发展和扩大新四军部队，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会后统一整编了豫南的信阳、罗山、确山、鄂中应山、孝感、京山、钟祥、应城和鄂东等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实现了在豫鄂边区创

建一支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主力兵团的战略任务，从而使豫鄂边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39年秋，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河南省委、鄂中区党委、鄂东地委合并为豫鄂边区党委，郑位三同志（因病未到）任书记、陈少敏同志为副书记。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改为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同志为司令员，朱理治同志为政治委员，陈少敏同志为区党委副书记。

皖南事变后，豫鄂挺进纵队改为新四军第五师。1942年，豫鄂边区实行一元化领导，由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三同志组成领导核心小组，统一领导边区全面工作。李先念师长兼区党委书记和政委、陈少敏同志为区党委副书记，任质斌同志为五师副政委。从此，三人领导小组风雨同舟、同心协力，率领五师部队纵横驰骋，打击敌伪军、汉奸、土匪的骚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以实际行动扩大了共产党新四军坚持抗战的影响。

陈少敏同志分管地方工作，她很重视党的建设、群众工作和政权建设。在这些工作方

面，她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她深知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性，积极地组织了抗日的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由于群众工作做得好，到1940年底，建立起了10多个县的民主政权，五师主力部队发展到了1.5万多人，县、区、乡抗日游击队和民兵发展到三四万人。与此同时，在党的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先后建立了京（山）安（陆）应（城）信（阳）应（山）等10多个县委和信应、鄂中等地委，使之成为领导和团结广大群众和民主政权的核心。

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方面，认真地贯彻了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团结了广大民主人士。1941年豫鄂边区行政公署建立以后，陈少敏同志代表区党委亲自参加行署常委会。1942年在边区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上，她被选为首届人民代表会议常任驻会代表团主席。

陈少敏同志非常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发展生产，关心文化教育工作，关心培养干部工作。她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作具体指导。在她的亲自指导下，边区创建了洪山公

学，实验中学，建国公学和十月剧团等。各地办党校、党训班、青训班，军队办教导队和抗大分校等，她都是非常关怀和积极支持的。

陈少敏同志虽然主管地方工作，但她却非常关心和重视五师主力部队和抗日游击队的壮大和发展。她深知没有人民的武装，没有枪杆子就没有一切，就没有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1943年初，在大悟山蒋家楼子召开的边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她和李先念、任质斌等同志作的重要讲话，总结了边区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经验，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加强武装斗争，增强“一切服从战争”的观念，提出“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积极扩大五师主力，大力发展地方武装，一切服从军事斗争的胜利，服从抗日战争的胜利。这就更有利于五师主力部队和县、区、乡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

陈少敏同志从1939年5月进入豫鄂边区敌后的第一天起，就直接参加领导和指挥一些主要战斗，如应山的肖家店战斗，京山新街马家冲战斗，大山头、八字门的反扫荡战斗等。在打退反共高潮，同顽固派的斗争中，也参与指

挥过大小花岭、大悟山、大山寺自卫战斗等。

由于豫鄂边区党委的领导，新四军五师和抗日游击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壮大。1945年抗战胜利时，新四军第五师发展为十三旅、十四旅、十五旅、特务旅等四个主力旅，和鄂中、鄂东、江汉、鄂皖边、豫南、豫中等七八个军分区，及其领导下的县、区、乡抗日武装和民兵等近十万人。

以上仅为陈少敏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艰苦奋斗的一些片断回忆，是着重写她参加创建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和武装斗争的一个侧面。

陈少敏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遭受“四人帮”迫害，脚被折磨断了，卧床不能行动。1977年11月病重期间，我和易沂同志到北京医院看望她，不想那竟是最后的诀别。

陈少敏同志逝世10周年了。党的十三大的胜利召开为我们制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方针和宏伟纲领，选出了党中央新的领导班子，从而保证我们党的事业将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陈大姐安息吧！（原载《人民日报》）

回忆泊头子红枪会

张永生、张永曾口述 蔺嘉德整理

张永生80岁，张永曾77岁，均为泊头子村农民，红枪会在泊头子一带兴起的1927—1929年间，他们都亲身参加过这一组织，对这一带红枪会的兴衰及内部情况了解较为详细。

寿光人有一句口头禅：“挨攘上泊头子！”原因就是1927年这里曾兴起过红枪会组织，会员们身上有两件武器，一件是红缨枪；一件是一尺长的匕首叫“攘子”，他们就是用这些家伙对付土匪和散兵游勇，一旦捉住他们，就要攘死，土匪和散兵在行劫时，很吃过他们的苦头。所以人们就传为口头语：“挨攘上泊头子”。

泊头子因红枪会而名声远扬。因红枪会从这里兴起，老师又是这村人，总部在这村。对这村红枪会的始末，因我们都参加过，所以略

知内情。现仅就记忆所及，追述一下，对研究寿光历史，总结农民起义方面的教训多少有点帮助。解放后我们也当过村干部，开展过对敌斗争，回顾那时红枪会的对敌斗争，真是可笑得很，我们现在才认识到：农民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想翻身是“越翻受害越深。”

一、红枪会兴起的社会背景

红枪会兴起的年代，正是寿光人民遭受官府压榨和土匪劫掠最严重的年代。

1923年，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占领了华北，25年5月派他的干兄弟张宗昌统治山东。张宗昌为了巩固他的军阀统治，实行其征粮、备武、扩军三大措施。便对地方实行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手段，大肆搜刮民财。1927年初，张宗昌又派他的继父的儿子贾月印（外号贾瘸子）到寿光任县知事。贾月印死心为张效劳，在寿光大刮地皮。苛捐杂税多到几十种，田赋预征到1931年。人们流传着一首歌谣：“张宗昌，坐济南，一两银子八块钱，不管百姓生与

死，粮税要到二十年（指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又加连年荒旱，粮食欠收，百姓逃荒要饭的比比皆是，劳苦大众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

除官府索税外，土匪绑票勒款也是一大祸害。一旦摊上土匪绑架，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寿光北部出没无常的土匪就有六、七伙，出名的有单亦花、王连城、郭百元、宋佃增、杜洪福等。晚上进村绑人，当夜拉到北洼歇脚，然后转向利津烂泥，传信交款回票。记得在1926年打秋场时，晚上进来一股土匪，到我村张树友、张树云家绑票，他二人用肩扛着门不出来，土匪向门上开枪，将他二人打死。进屋后又将他们二人的孩子绑去。接着又绑去了张明玉和张思信，张思信在出庄时乘机逃跑，被打中腿部。其余人，先绑到北洼袁家屋子住了两天，后带到烂泥船上，传信索款，后来每人花了一千二百块银洋才把人赎回，为了赎人到处借债，弄得家中无法生活。这年割豆子时，土匪又到我村绑了张万香、杨玉彪、张世荣和张汉周的妻子四个人去，后来张世荣

受罪不过，跳海自杀。张汉周的妻子被土匪霸占为压寨夫人。张万香、杨玉彪都花了几百元大洋才被赎回。1927年初，我村张百吉在集上卖了个牲口，被土匪盯上，当晚即来劫款，张百吉扛门不出被枪打死，把钱劫去。刘春雨那年才六岁，也被土匪绑去，想扔在丹河淹死，幸被成家庄子拾粪人救出送回。那时不仅泊头子村遭土匪之害，其他各村也屡遭匪祸，我们听到的有郭家下口郭协琴之父被土匪打死，北上口李树梅被土匪绑到官庄打死。东泊头张云田被绑去赎回。

在官税匪劫的逼迫之下，贫苦农民为了要活下去就想起来反抗，这就是红枪会兴起的社会根源。

二、泊头子村红枪会的兴起和发展

泊头子村位于寿光东北，距县城约70里，村东十里是寿光大镇——侯镇。这村南面是黄土好地，村北四里外即属滨海荒碱地区，地广人稀，土碱水咸，五谷不长，黄西、蓬棵连片。有几个小村居民多靠拾草，捕鱼为生。在二十年代泊头子村有三百多户人家，一千多口

人（现560户，两千多口人），村中较富裕者有二十多家。村周围有七米多高的土围墙，墙外有堑壕。居民以张姓为多，勤劳朴实，和睦相处。1926年前后，因屡遭匪劫，村民便选拔壮丁，夜间打更巡逻，保卫家园。1927年秋，几个壮丁小头目听说村北刘家官庄农民刘惠卿、刘金文逃荒到利津洼种地参加了红门（即红枪会），得了神法，枪刀不入。他们一宣传，人人羡慕，都想入会学法，好抵御土匪，看守门户。于是便烦刘惠卿到利津去请老师。

刘惠卿到利津请来红门师傅名叫王巡，看来有五十上下年纪，一般农民打扮，黑上衣，灰白裤子，布鞋布袜，中等身材，微黄面皮，短短髭须，寡言少语，手持一只长杆铜头旱烟袋，朴实老成。他来到以后，先在村内设坛，供奉神位，招收徒弟，带功夫（向众人传法）。村内入会者有20多人。王巡老师在村内住了一个多月，散布下红门种子，便回利津去了。

王巡回去以后，入会的人便天天练功夫。念

老本，上法。一天夜里我村会员张锡成和部分会众在坛屋内睡觉，夜间忽然跳起来装神作鬼，抡刀舞枪，把会众惊醒，他说自己得了仙术，睡梦中有一仙人向他传授了法术，能枪刀不入，并能听到神祖说话，人们信以为真。他有一个小铜人，三寸多长，黄铜铸成。能替王禅老祖与协天大帝传话，张锡成把铜人放在耳边便听到神祖话语，他再告诉会众。会众多是些愚昧无文化的老实农民，都认为张锡成得了道，便尊他为坛主。张锡成也就设坛收众，广招门徒。起初，村内只有一处坛屋，后来发展到五处坛屋，会员也逐日增加，全村的男人，在十四、五岁以上的都入了会。对老师的上法能避枪刀，铜人替神说话多确信不疑。张锡成的堂叔兄弟张锡祜不相信，趁锡成不在坛屋时，拿起铜人，叫他说话，不说就打，结果挨打的铜人只发出铮铮声，根本不会说话。这事被会众告密，张锡成即便假装上法，说锡祜亵渎神祖，应该杀头，即持刀要砍锡祜。锡祜吓得藏到场院屋内麦糠里，没被找到，可是出来后也吓得疯了，经好多会众讲和，说神已加罪于

他，锡成才免他一死（此人后疯死）。自此以后，对神祖就无人敢不信了。

泊头子红枪会兴起以后，影响很大，周围各村都来带功夫一一入会，各村十人一伙，八人一帮，到泊头子坛屋拜神祖入红门的人络绎不绝，泊头村成了红枪会的发祥地、首领府。起初发展到附近几个村，后来象燎原之火，越烧越旺，传出了百里之外。北至海边，东至潍县的八甲朱、刘河、沈家营、肖家营（约七十里）；西至中疃、王高、邢姚（约三十多里）；南至留吕、后寨、卜家（约四十里）。村村都组织起红枪会，众会约至数万人的多。

三、红枪会的斗争目标及其内部活动

红枪会的斗争目标十分明确，开始是抵御土匪，保卫家园；后来因为张宗昌的捐税繁重，张宗昌垮台后，其散兵游勇，自立旗号，霸占地方，搜刮民财更变本加厉，其斗争目标则变为：抗粮抗税。那时流传着一句歌谣：

“不赋粮，不纳税，谁家不入那红枪会。”

但是红枪会缺乏正确的领导，没有坚强的内部组织和严明的纪律，只靠封建迷信来维系会众。在外部不了解内情的人还把红枪会说得神乎其神，说会员都会法术，一上了法枪刀不入，会员都合众一心，杀土匪，刺官兵毫不留情，打起仗来勇往直前，无人怕死。但是就其内部活动却十分幼稚可笑，仅举几项就可明白。

1、入会：入会由坛主也叫老师来主持。入会农民，带上点心、香到坛屋上供。坛屋正面供奉两个牌位：一是王禅老祖之位，一是协天大帝之位。入会者进屋后先供上点心，再烧上香，后向神位磕头。老师即把朱砂、白芨研好，用毛笔在一张黄表上写“周公祖敕令，无奉太上老君急急如令敕。”字样，这叫做符。把符画好用水湿透叫入会者吞入肚中，这就叫入会。各村来入会的，十几人一帮可一块上供、烧香、磕头、吞符、集体入会。坛主对入会者也不问姓名、年龄、哪村、哪处，履行完入会手续便各自回去，所以红枪会员根本就没有个